

走了太阳，来了月亮

有感刘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阿慧

现在想起来，那一天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秋日的河堤仍旧在我们脚下延伸，三五朵小花在一片浅绿中笑成零星的粉红，人和景都不动声色。沙颍河在左，丹和我在右，风让年轻的水皮儿泛起了薄皱。一根芦苇的长势，高过河对岸的摩天大楼。

丹忽闪着大眼睛对我说：刘庆邦老师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近期将在《周口晚报》连载。我的目光急火火从芦花上摘回，我的喜悦无法收回，追问这位被我们昵称为“年轻的老编辑”的丹：啥时候连载？丹欢喜说：八月六日做预告版面，八月七日正式连载。

接下来，我俩关于刘庆邦老师，这位出生在河南沈丘、全国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短篇小说王”的话题，谈论得无休无止。从《鞋》《神木》《遍地白花》《黄花绣》《梅妞放羊》，到《走窑汉》《断层》《平原的歌谣》《黄泥地》，还谈到即将在家乡晚报刊登的《黑白男女》。我俩在这一时刻，又做回了单纯的“文学青年”。这个秋染的傍晚，我俩有着纯粹的美好。

我按捺不住，在八月五日下午，站在了丹的办公室，看她与那位美丽的女编辑，头顶头细心修改《黑白男女》的设计和插图。周口籍作家刘庆邦的这部优秀长篇小说，将在《周口晚报》刊载，我在这一天，有了幸福的期待。

我在八月六日收到第一张载有《黑白男女》图像的晚报。第二天，在第十四版，读到了小说的第一章。“没了儿子”，这标题很沉，看不到阳光。开头却轻缓：“周天杰在菜园里拔辣椒棵子。过了中秋，辣椒不再开花，不再结新的辣椒，他要把日渐衰老的辣椒棵子全部连根拔起，腾出地来，准备种菜。”读来像寻常人家细碎的日子。但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周天杰，心中的苦痛却并不寻常，他唯一的儿子死于一场瓦斯爆炸，他一夜间没了儿子。作家刘庆邦用一条青虫，绝妙地替代周天杰的惊恐与绝望：“青虫靠吃辣椒和辣椒的叶子为生，辣椒棵子突然被拔除，青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顿时恐慌起来，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它躺在地上打滚撒泼，似乎在大声喊叫：我没法儿活了，还我辣椒，还我生存的权利。”更没法儿活的是儿媳妇郑宝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怀抱幼小的儿子，恩爱的丈夫被活活地埋在了千米煤层，活活地刺出了她的心。但她还是活下来了，还忍痛帮助同样失去丈夫的姐妹收玉米……

作家刘庆邦，月下小溪般清亮的文字，却无声流淌着深入骨髓的疼痛，我在那一天无法平静。

我从此早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当天的《周口晚报》，急急寻到第十四版，同一群黑白男女会面。黑的是男，是被煤炭染黑的井下男人，“矿工的里外都是黑的”；白的是女，是月光般白净的井上女人。小说中这样写道：“太阳为阳，月亮为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男人为阳，女人为阴。”

卫君梅是郑宝兰的好姐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也在那场瓦斯爆炸中丧生，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儿子刚满五岁。她一个人艰难撑起这个家，又遭婆家弟媳的驱赶和百般辱骂，但她坚强而尊严地活着。这时一个叫蒋志方的小伙子看中了她，对她和孩子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但自尊自爱的卫君梅，忍痛拒绝了痴情小伙子的求爱，她说：“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条件和地位的平等。我很清楚自己的条件和地位，会找准自己的位置，不会有任何痴心妄想。”她对蒋妈妈说：“我的真实想法很简单，我不会再嫁人了，只守着两个孩子过。我就是要试一试，不依靠别的任何人，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我坚决不给孩子找后爹。我丈夫留给我的遗言，在那天的会上我没有说成。遗言其中有一个意思，说他如果不能生还，让我再走一家，不要苦着自己。丈夫的话什么我都可以听，只有这个话我不能听他的。我哪里都不走，要在这个家过一辈子。”她到食堂打工，为孩子倔强地撑起一片蓝天。

作家刘庆邦给这个人物更多的偏爱，连名字都取得清雅，叫卫君梅。君子兰和梅，两种有气节的花。我想，作者意欲她终生守卫那君子兰般的孤洁、梅花般的寒丽。这样的女子，无人不爱。

我每天精心收集着《周口晚报》，沿边小心剪下，一页页码好，眼看它变成一本厚书的模样。仍不过瘾，还用手抄。有一日竟然发现，抄下的多是家乡人惯用的生活用语和习俗，例如：“馏馒头，打玉米稀饭，炒俩菜。”“馏”，豫东人的日常说法，“馒头、稀饭和菜”，豫东人的家常饭。“天上打闪了，打雷了。”“打闪”，沈丘人至今还这么说。“说起来，尤四品还是一个没尝过女人味的青头厮。”“青头厮”，指没沾过女人的男子，沈丘人都知道。“鼻涕子上就受了轻伤。”“鼻涕子”，鼻子两边的洼槽，形象又亲切。还有，小说中自然流露的豫东俗语：“俩好搁一好，一好瞎打了。”我沈丘的婆婆，至今仍这么夸自个儿，顺着也夸我。

作家刘庆邦，把豫东质朴的土语，在作品中运用得精准而纯熟，生动而传神。

一穗长在豫东大平原上殷实的谷子，全世界都闻到了醇香。

在小说中，我越来越深地闻到了爱的味道。在第十章，我认识了蒋妈妈。她是一个不在编制的工会干部，丈夫早年在井下丧命，一个人把独生儿子蒋志方养大。这苦命的女人，却主动领养了更苦命的弱智小寡妇王俊鸟，给她洗澡、做饭，当起了弱智女的监护人，竟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抚慰中心。有一次，蒋妈妈给俊鸟洗澡，“发现王俊鸟的身子有些异样，不由地又看了王俊鸟一眼。这一看不要紧，蒋妈妈疑惑起来。‘王俊鸟的肚子怎么有些鼓呢？’蒋妈妈一声惊呼，‘天爷，天奶奶，王俊鸟不会是怀孕了吧？’”傻寡妇王俊鸟，被矿上不知名的坏男人强奸怀孕，蒋妈妈又恼又气又心疼，惩治了恶人，帮傻女流了产，更把王俊鸟当成了亲闺女。

这是世间少有的大慈，大爱，大悲悯，这正是作者在《黑白男女》中呈现出的大境界。

刘庆邦在一次采访中说：真正的作家都是善良的，一个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

小说中的那场矿难，井下的瓦斯爆炸，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矿工，一百多个家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照耀在女人们头顶的太阳无情遁去了，但她们却忍着疼痛站立起来，将无尽的苦难和血泪，化作仁爱和责任。太阳走了，月亮还在。遇难矿工的女人们，用皎洁的心灵月光，洗亮亲人们回家的路。

浪淘沙·早雪二题

■薛顺民

极目望天涯，瑞雪如沙。荒郊何处觅归鸦①？萧瑟北风侵颍岸，怎忍胡笳？老树挂冰花，洗尽铅华。引来雀鸟互鸣答。残叶飘飞深雪里，蕾待春发。

二

一夜朔风侵，冰染寒林。晨来霞上聚游人②。童稚滩坡撩雪仗，暖似阳春。骚客弄清音，摇落浮尘。无边雪韵醉琴心。道破人间多少事，北雁惊魂。

注：①何处觅归鸦：天渐转寒，归鸦早隐，雪中实难寻觅。②游人：指赏雪队伍。

我想在这个冬天里死去

■莲溪生

我想在这个冬天里死去，
像一片落叶埋在土里，
我已经尝过了夏日的激情，
秋日的绚烂，
不想再去期望春日的美丽。
太冷了，
我被自己的季节杀死，
毫无怨悔。
此刻，
我只有一个愿望，
请降下一场雪吧，
让雪作为我的葬礼。

我想哭一场

我的眼睛，
已经和天花板对视了太久，
尽管我压根懒得看它。
我的心里，
有风吹过，
有雨淋过，
有雷击过，
还有很多的活人和死人走过，
包括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也从坟墓里走出来，
呼唤着我的乳名，
轻轻地将我拥抱。
生命褪去了色彩，
也褪去了沉重，
我想从我的身体里飞出去，
去开始一段从未有过的旅程。
可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我的眼里，
缺少了一滴泪，
一滴带有鲜血的泪。

我想要一滴眼泪

我的眼睛早已干涸了，
像两粒冰冷的石子。
同时干涸的还有我的思想，
它抛弃了我的肉体，
像一股轻烟飘散而去。
而记忆里残存的，
是一堆写满字的废纸，
无论我怎样努力，
也难以拼出一句话语。
此刻，
我多么渴望一滴眼泪，
不是为了哭泣，
而是为了让我，
看起来多少有点悲伤的模样。

